



回望



# 1984国庆,天安门广场“走正步”

于文岗

我说的“走正步”可不是打趣调侃,而是庄严时刻在庄严地点庄严地迈步。

那是1984年,在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班科社专业学习。春末夏初的一天,校方开会说,根据上级指示,确定83级培训班,理论班共7个班学员参加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与中央团校、全总干校学员联合组成一个方阵受阅,展示党政机关干部形象。当然了,关于政治任务的光荣艰巨性、重要性、责任感等,动员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这一切要旨,最后指向通过天安门门的方针,且要走正步,走得要像那么回事。何以做到?唯有练队。从此,早晨爱睡懒觉的,跑步打球打太极的,统统都早起练队了。

走正步,看起来好看,走起来难。要把走姿分解成踢腿、出脚、甩臂、脚尖下压等分解动作,不仅每个人要走得标准协调,更要照顾前后左右动作一致。于是乎,练队也都是蛮拼的:早晚练、课间练,在市委党校练,到中央团校、全总干校练,还到外交学院、建工学院练。本想暑假回老家陪陪老父老母,可为了练队,我按要求提前10天返校。记得第一次合练,啦啦啦100多辆大巴,大中午就赶到通州张家湾机场集结。8月末的太阳毒射暴晒,直练到天黑才撤场。另有两场预演,都是傍晚集结,折腾到半夜。回校后,兴奋得睡不着,思想也活跃起来“走两步”。

校方在“动员”中特别强调:国庆35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主题,是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几个月来的练队、合练和预演,我反复思忖、体会与感悟,对这个主题以及“走两步”,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从思想解放走向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步,就是要走出领导干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精神状态,不能有一点死板僵硬和拘谨。思想解放我懂,党校就是学习马克思、讲实事求是的。1983年9月1日入学以来,很是读了些马恩著作,且还不断地读到1985年7月毕业。读马恩,才知马恩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有任何教条框框。故而学马恩核心之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就是人民的立场、实事求是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北京市委党校校委、



和谐社会 (油画) 李节平

科社教研室主任,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马句教授现身说法告诫我们的。他是艾思奇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极深,对他之教授,我坚信不疑。正是他的现身说法和告诫,给了我作为一名党校理论班学员“解放、开放、走好步”的认识,也给了我后来学习工作上思想解放、不教条、不拘泥的眼光、底气 and 力量。

何以走得不死板、不僵硬、不拘谨?经历过那些“练走”的夜晚,我突发灵感:“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对,就按《国际歌》唱的气度与境界去走。

## 风是你的影子

——写给中国高铁 木汀

有一些阳光  
借你的身躯踏上征程  
有一些雨滴  
借你的疾驰穿梭在都市和他乡  
家,在思念之时  
会沿着一条条钢铁轨站在眼前

你看到南国的街巷在烟雨中微醺

9月30日子夜时分,我们穿上“立领三兜一身白”游行装,拿上统一花束和党校食堂为我们准备的面包香肠便餐,早早赶到现国家博物馆西北侧,比预演时的集结地点——公安部西侧,距天安门广场更近了些。因我们在第一个游行方阵中,这样更方便以最快速度出场。

10月1日,阅兵分列式一结束,我们这个潜伏了大半夜的“一身白游行方阵”,神兵天降般冒了出来,百人一排快快列队起步。瞥一眼左右,个个精神抖擞,踢腿格外整齐有力,“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口号喊得震天响,“天下的主人”昂首通过天安门广场。虽然走步不影响往城楼上瞟一眼,无奈都是看得见人影,看不清面容。

走过西观礼台没多远,就恢复了常走。练了好几个月,仅仅“走两步”,大家都觉得不过瘾,相视一笑:“这就完啦!”其实,接下来也不轻松,方阵要保持队形过六部口、西单、民族宫,一直走到复兴门才自行解散,花束也顺手送给了路边观众。

因为交通管制,既没车接也没公交可换,从复兴门走回车公庄市委党校,已近下午一点,进宿舍把门一锁,倒头便睡。晚上,才知道游行时北大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横幅。

国庆35周年阅兵与群众游行,引起全世界特别是华人世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更为思想解放、改革激荡、生机勃勃、春水奔流、活力四射的80年代中途加油,我的思想与人生也深深打上了“解放而不禁锢”“开放而不闭锁”的烙印。1984,我为祖国“走正步”,我自豪!

你看到北方的麦芒在风中摇曳着丰腴的臂膀

风是你的影子  
你流星般划过的土地  
砾石温暖 树木闪亮  
阳光在生长



祖国万岁 (篆刻) 陈则周

蟹。苏轼打趣地说由于自己“馋”,用“诗”换来了“尖团”。他一生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偶得螃蟹,视为精神慰藉和快乐。他曾感慨:“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陆游是个美食家,爱啖螃蟹加美酒,曾在《糟蟹》中写“旧交薄薄久相忘,公子相从独味长。醉死糟丘终不悔,看来端的是无肠”。另一首更是妙趣横生:“传方那鲜烹羊脚,破戒尤惭擘蟹脰。蟹脚暂擘馋涎望,酒绿初倾老眼明。”见到螃蟹,馋得口水滴了下来;闻着酒香,昏花的老眼亮了起来。

清初戏剧家李渔视蟹如命,人送雅号“蟹仙”。他在《闲情偶寄》里吟咏道:“蟹乎!蟹乎!汝于吾之一生,殆相始终者乎!所不能为汝生色者,未尝于有螃蟹无监州处作郡,出俸钱以供大嚼,仅以怪囊易汝,即使日购百筐,除供客外,与五十口家人分食,然则人予腹者有几何哉?蟹乎!蟹乎!吾终有愧于汝矣。”曹雪芹是食蟹专家,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描写了一场螃蟹大宴,借大观园众人之口描摹食蟹方法,如“自己掰着吃香甜”“多倒些姜醋”“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性防积冷定须姜”等等,还借宝玉之手写道:“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嬉笑怒骂间,把“无肠君”螃蟹刻画得入木三分。借写螃蟹,以小寓大,既咏物状情,也巧讽了世相。

18岁那年,我写了一首小诗。63年了,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能背,对我来讲,真是幸运。下面,我来讲一讲它的故事。

田间的《誓辞》孕育了它

1951年,我小学毕业,进了上海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当学徒。之后几年,工人的生活和文化生活大有改善。我在工作之余,几乎每天都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读书看报。从新闻路的单位到西藏中路120号的文化宫,来回步行一个半小时,从不嫌烦。

那时,在文化宫二楼南边的大房间,开设有新华书店的门市部,书籍全部摊在桌面上,由读者翻阅挑选。我看到一本鲜红封面的书,是田间的《誓辞》。打开第一页,就是墙头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全诗四行:“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读之,受到极大震撼。人们称田间为擂鼓诗人,一点不假。这就是诗人抗战的战鼓啊。我立即买下它。诗言志,这是时代之声,民族之声。写诗,先要学他这种为平民呼喊的精神。

当时的上海,有人劳动创造,有人挥霍青春。这引起我对生活的深深思索。那年,闻捷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组诗《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我就仿造他的格式,写了十一首短诗,总题目是《撒在南京路上的传单》。

他们都看中这张诗传单

写了诗,就要找人请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走进巨鹿路675号,寻访诗人陈山,他时任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将我引到二楼走廊的长椅上坐下。

我递上诗稿,他翻看了一遍。先问: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说,我读过你的诗,听过你在文化宫的讲座。他笑笑:哦,那我们是老朋友了。切入正题,他说,你的诗有股激情,这很好。但光有激情不行,要化为形象。十一首诗,有一两首好的,其余不行。写诗,不比开印刷机容易。对此,你要有思想准备。

由于陈山两耳基本失聪,交谈时,我的话要写在本子上让他看,他也不能畅言。他说,我找人跟你继续谈。

走出东大楼,走进西小楼。二楼是《萌芽》编辑部。诗歌组组长王裕之(于之)招呼大家坐拢来,“同基层来的诗歌爱好者谈谈”。又谈了一个小时光景。于之说,写诗,好比沙里淘金。写十首,有一首站得住,就是成功。结束谈话时说,留下两首,其余带回,留下的,其中就有《生活》。

不久,于之就亲手将之编发在1957年第五期的《萌芽》上——

吃和睡,

是猪的生活;

难道加上玩和穿,

就是人的生活?

这是我对生活的庄严思考,也是我步入成年的青春宣言。它穿上铅字的外衣,走到读者面前。

千万青年热议人生意义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发起了两期“什么是革命青年的幸福生活”的大讨论,分别在1960年和1962年,每次都连续半年,即有六期的篇幅,其中有两期的文章页面上印有我的短诗《生活》。1960年发表时是分行排列的

形式,具名是“上海工人的诗”;1962年则以格言的方式刊登,具名为“上海一工人”。我虽未投稿,也等于参加了这次百万青年的思想论争。

特别是作家魏巍,为这次大讨论写了长篇总结性文章《死水与巨澜》。在文中,他分行引用了《生活》,然后,极富感情地写道:“也许,肖文同志他会感到,这种批评太刻薄了。但细细想来,难道不是这样吗?人,高尚的、庄严的人呵,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和动物区别开来?”

与此同时,上海《新民晚报》《青年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多篇评论小诗的文章,阐述生命的意义。

有人将它写进了长篇小说

写过《九级风暴》的陆俊超,196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幸福的港湾》,文中以海运局政委的身份,对年轻海员进行开导,勉励青年接好革命的班。在他口中,一字不差地将我的诗,变成了他的诗话。

妻子认识我之前,在长征医院工作。1964年,她下乡到奉贤庄行卫生院,空闲时记日记。笔记有思想印迹,她都保存着。1969年她同我结婚。一天,我无意中翻看了她的笔记,不觉大喊一声:这么巧!原来笔记本上有这四行小诗。就问她,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不知道。我是从同事的本子上抄来的。”“是我写的。”“你吹牛。”不吹牛。可我没有物证,发表该诗的诗物早就不知去向了,“我相信。”怎么又相信了!“你是一个不会吹牛的人。”

诗人同志

2000年5月,诗人宁宇在给的一封信中,开头就说:“我记得您在五十年代写的一首小诗:‘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和穿,就是人的生活?’”这首诗我印象很深,迄今记得,也常与朋友谈起。它提出了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具有独立高尚人格的人!这也是我努力追求的。”

宁宇是我的老师和挚友。他的来信让我心涌温暖。苏联的《祖国进行曲》中有句歌词: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诗人与我,因诗而结成了光荣的同志。

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诗兄黄亦波说:《生活》发表已过了半个世纪,但它似乎还未死去。对当下某些娱乐至上、纵乐至死的社会现象,依然有着警示作用。

去年初,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艾青的文章,他看到后,让他儿子复印一份寄我。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尺五见方的宣纸上,端端正正的一纸行书,内容就是小诗的21个字。信中还说,你的诗,我的字,似乎可以传后,是否传后,另当别论,但它见证了我们的生活信念和追求。

爱因斯坦讲过类似的话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里,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我猪栏的理想。”又说:“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

读了这段话,我像隔空遇到了知音。这段话让我感到亲切。它所使用的语言,同我小诗所用的语言,几多吻合。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平民百姓,在人生观的问题上,使用了类似的语言。只能说,语言背后的思想,是类似的。

活着为了什么?这一生命之问,叩问每个活着的人。

就看你,如何回答。

巫惟格



知味

## 重阳品蟹宜“煮”诗

郑学富

“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这是江南才子唐伯虎《江南四季歌》中的诗句。

重阳时节,鱼肥蟹美,是食螃蟹、饮菊花酒的大好时节。宋人强至有“何时却挂吴淞帆,霜蟹初肥恰新稻”之诗句,方岳也有“草卧夕阳牛犊健,菊留秋色蟹螯肥”的佳句。明人徐渭在《题蟹》诗中:“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他们说的都是稻谷飘香、菊花竞放之际,蟹是最肥美的食享。

俗话说,“螃蟹上桌百味淡”“一蟹压百菜”。中国有几千年吃蟹史,《周礼》中记载用以祭祀的美味“好羞”,按郑玄的注解为“青州之蟹胥”,即蟹酱也。之后,螃蟹、菊花酒与诗,紧紧地与中国人的秋日秋食联系在一起。《晋书》记载,东晋有个吏部郎名叫毕卓,放达不拘。有一次,邻居酿好新酒,毕卓醉酒,晚上又到酒瓮中盗酒喝,被管酒的人抓获,用绳捆绑,天明一看,才知道是毕卓人,遂松绑。毕卓却拉着主人在酒瓮旁宴饮,一醉方休。他有名言:“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

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其持蟹举觞,旷达闲适之态,跃然纸上。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可见诗仙月下持蟹举觞、一醉方休的豪放高傲之状。唐代诗人殷尧藩即使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蟹的美味:“重阳开满菊花金,病起支床惜赏心。紫蟹霜肥秋纵好,绿醅蚁滑晚情斟。”无独有偶,欧阳修也是在病榻上念想肥蟹,他在《病中代书奉寄舍弟二十五六》一诗中写道:“忆君去年来自越,值我传车催去阙。是时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黄庭坚更是对螃蟹情有独钟,《次韵师厚食蟹》中,他咏叹道:“海饕糖蟹肥,江醪白蚁醇。每恨腹未厌,夸说齿生津。”

苏轼与常州丁公默为同科进士,友谊甚笃。苏轼在任湖州太守期间,曾寄诗丁公默,丁为表达感激之情,送来了蛸蟀(梭子蟹)。于是,苏轼写了一首名为《丁公默送蛸蟀》的诗,尾联是“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尖团指雄蟹和雌

终于等到特大喜讯

经过几年苦行僧般生活的作家路遥,在1988年1月27日修改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同时他的第三部作品也进入收尾阶段,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大功告成。因此他背着沉甸甸的手稿,从陕北回到帝王气息非常浓厚的西安,终于可以跟家人过一个传统的团团圆圆了。

路遥呕心沥血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寄希望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花城》杂志,还能够继续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可事情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美好,《花城》杂志无法再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了,其间还阴差阳错地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此外,《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没有能够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发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不被一些学者和评论家所看好。因此,《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能不能在杂志上发表,对路遥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他要不受任何干扰地全身心投入,潜心创作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他不愿意让自己最尊敬的导师柳青的悲剧在他身上重演,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哪怕完成得不好,也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就这样没能发表地“胎死腹中”,只有山西《黄河》杂志主编裴泉,没有考虑那么多的因素,同意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刊登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因此小说《平凡的世界》进入尾声的时候,路遥再次来到他视为创作“风水宝地”的陕北甘泉县招待所,仍然住在他创作非常重要的小说《人生》的那个房间,再次投入光荣的战



斗中。他不分昼夜,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潜心创作,终于在那个牢狱般的房间里,庄严地为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画上了句号。

时间是1988年5月25日深夜。这部整整耗费了路遥六年心血和汗水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在这天夜晚的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小小的房间里尘埃落定了。

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他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

虽然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没有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公开发表有一些遗憾,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时还没有全部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已经由资深编辑叶梅策划、著名播播家李野墨演播,从3月27日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中,如火如荼地播出了。

他心里非常明白,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中断《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也绝对不能因为自己原因而让《黄河》杂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发稿,那样他就无法面对关心支持他的这些朋友,甚至会闹出天大

## 路遥的时间

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 著

的笑话。因此《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创作一完成,他还没来得及及修整一下,便马不停蹄地从陕北甘泉县出发,跨过黄河,首先赶到山西太原,把复印好的一份《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小说稿交给他的好朋友,《黄河》杂志主编裴泉,然后又急匆匆地乘火车赶到首都北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播出半小时的长篇小说连播栏目,是全国亿万听众最喜爱的栏目之一。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通过红色电波,很快深入到千家万户。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呈献给全国亿万听众的一道香甜可口的最美好的文化大餐,也是一场不可缺少的精神盛宴。那时正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作家路遥,也像千千万万热心听众一样,再忙再累,也要在每天中午12点准时收听由著名播播家李野墨播出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听着自己用生命创作的长篇小说,路遥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他最开心最快乐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热心听众,在听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按捺

不住激动的心情,不断来信,众多的信件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飘来的时候,也不断飘到路遥身边。

路遥感到有些应接不暇了。

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热播,阅读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热潮,很快席卷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曾经不被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看好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很快出现了逆转。路遥在沉重的阴霾中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

一沓又一沓的读者来信,一封又一封的约稿函纷至沓来,曾经冷落他的人,也亲自登门拜访,毕恭毕敬地邀请他去做报告,约请他给写文章,他一时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一切看似红火热闹,实际暗波涌动。

路遥对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到底能不能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仍心存疑惑,有一些评论家仍然对他的长篇小说质疑,认为小说《人生》是他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度,《平凡的世界》能够超过《人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难道真的会是这样吗?

1991年3月10日,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近三周年的日子,路遥终于等到盼望已久的特大喜讯,《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消息:

被誉为当今全国最高文学奖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今天揭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明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另有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已去世的徐兴家教授的《金瓯缺》获奖荣誉。……

这是官方正式对外发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权威消息。

(五)

连载

国企正规军 | 始于-1996

**B**® **百姓装潢**

**国庆家装实景样板展**

**10月5-6日**

上海展览中心西一馆 (南京西路1333号·延安中路1000号)

**百姓家居APP**

一键掌控, 便捷高效

**服务热线 021-64157787**

www.shbx.com.cn